

宝杯传奇

潘相君



7.4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生动感人、绘声绘色的笔墨,描述了明朝天启年间,围绕保住国宝——九龙夜光杯,展开的一场紧张激烈、曲折复杂的斗争。写了献杯、保杯、抢杯、骗杯,以及与此关联的波澜迭起的拼杀、格斗,惊人魂魄,扣人心弦。英雄人物,如袁崇焕、金启宗、老乞婆、老石匠,反面人物如朱氏父子、柏狼花等,都独具个性,相当生动。作品中自始至终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,感人至深。

宝 杯 传 奇

潘 相 君

•
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国 营 五 二 三 厂 印 刷

•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25 印张 138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2,300册

ISBN7-80053-060-4/I025

书号: 10484·025 定价: 1.10 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义士出山截密信
刺客探府发凶镖……………(1)
- 第 二 回 金启宗追蒙面客
袁崇焕忆献宝人……………(13)
- 第 三 回 庙堂深处藏刺客
客店里面聚英雄……………(23)
- 第 四 回 议事堂内唇枪舌剑
守备府前众志成城……………(34)
- 第 五 回 柏狼花疗伤识莲足
袁崇焕赴宴破奸计……………(41)
- 第 六 回 将计就计袁崇焕题诗
心事重重袁夫人梦仙……………(50)
- 第 七 回 袁崇焕城头怀旧志
老乞婆半路指迷津……………(59)
- 第 八 回 闻杀声袁夫人悬心
偷城门花和尚败事……………(69)
- 第 九 回 城头战吓倒黄参赞
施毒计劫走袁夫人……………(79)
- 第 十 回 析怪事内奸露端倪
忆往昔朱梅现本相……………(88)

- 第十一回 袁崇焕内宅怀旧情
袁夫人魔窟斗群贼……………(101)
- 第十二回 陈秀才街头喋血
二义士误陷魔窟……………(110)
- 第十三回 吴哈哈戏耍柏狼花
老乞婆力救二义士……………(117)
- 第十四回 假夫人停尸夹皮墙
真夫人受难黑地道……………(127)
- 第十五回 立功赎罪黄参赞扒府
假戏真做“袁夫人”遇害……………(135)
- 第十六回 难兄妹脱难奔辽
孙承宗识才提携……………(147)
- 第十七回 贼朱梅密室施刑
袁夫人难中脱险……………(155)
- 第十八回 捧诏书纪用赴辽
捉飞贼维模受刑……………(161)
- 第十九回 父子二人初盗宝
西关市场请前辈……………(170)
- 第二十回 抱月轩前飞贼被擒
议事堂里纪用灭口……………(178)
- 第二十一回 皇太极再战宁远
袁崇焕携宝进京……………(187)

第一回： 义士出山截密信 刺客探府发凶镖

天启六年正月初十日，大约五更天气，殷红的上弦月已经偏向西山，但仍把它那淡幽幽的青光象泼水似地倾泻在这苦难的尘寰。一些星星也没有隐去，象镶嵌在黑色天鹅绒上的宝石，熠熠闪亮。虽然节令已经过了立春，但不时刮来的一阵阵小北风，仍使人感到春寒料峭，寒冷彻骨。

星月下，塞外辽西的宁远城，在微微的晨曦中显得静谧、安详。街面上空荡荡的，偶有巡城铁骑的马蹄声和报更人的梆子声传来，引起远近一阵阵的狗吠，使人感到惊悸和不安。忽然，一条黑影在东城墙上倏地一闪，接着便轻飘飘地落在城内。月光中，只见那夜行人穿一身白色夜行衣，背上束着一个小包袱，腰下一口宝剑，剑眉入鬓，目光炯炯，英气四溢。当下他背靠城墙根，向四周望了望，又侧耳听了听，见没什么动静，便将腰一猫，运起轻功，顺着城墙根“嗖嗖嗖”地向南疾行，身手快捷，动作利落，不一时就到了春和门城楼下。他停下脚步，仰头望了望高大城楼，上面没有一丝响动。正欲起步穿过去，忽然从鼓楼方面传来了一阵“踏踏踏”的马蹄声。他急忙隐身在城墙拐角的旮旯里。马蹄声越来越大，只片刻功夫，几个骑马的人就来到了门楼下。借着朦胧的月光，他看见领头骑马的人头盔贯甲，皂袍束带，手提一柄大刀，身后是六名士兵，也都各执兵刃。那领头的勒住马，仰头向城上厉喝：“是谁在城上领班？”

“朱大人，是小的领班。”城楼上一个粗嗓门儿传过来。

“有什么动静么？”

“这半天小的连眼皮也没眨，连个雀儿也没见飞进城来。”

“留心着点儿，今天午后城东小酒店里的杀人凶犯还没捕获，袁大人已严令缉拿，若是从你这眼皮底下过去，你可小心吃饭的家伙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那位朱大人说完，勒转马头，领着几个士兵又向北拐去。马蹄声渐渐远去，四周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静。夜行人趁着这个当儿，“嗖”地从城门下穿过，顺着南边的胡同，一直朝守备府衙奔去。

这夜行人是谁？为何深夜去守备府衙？

原来这夜行人名叫金启宗，是宁远城北九龙山下靠山屯的人。十一岁时被一位名叫玄极道长的云游道士收为徒弟，后随师父住在观云山观云洞内。道长对他苦心施教，把平生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。小启宗也日日夜夜，不畏寒暑，专心潜学，苦练不辍，尽得玄极道人的玄极剑术和玄极掌法的真髓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几年已经过去。小启宗已经长成了英俊的小伙子，武功也日臻成熟。这一天，玄极道人把金启宗叫到面前，脸色严肃，且含郁愤，手拈胡须轻轻道：“启宗，你随我入山几年，山外的事情有所不知。日前为师接到你师姑的来信，得知清兵已经大举南侵，明军畏敌如虎，不战自溃，一些州县望风瓦解，故使虏锋直逼宁远，唉！”

金启宗心头一惊，忙问道：“师父，宁远陷落了么？”

玄极道长摇了摇头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还没有。不过，你

师姑的信中说,鞑虏此番南侵,一是想拓疆扩土,二是到宁远去夺一宝物。”

“宝?!什么宝?”

“此宝名叫九龙夜光杯,是稀世珍宝。此宝杯原是我师兄玄悟道长在宁远城北九龙山上筑观时挖得。”

“师父,弟子是九龙山下人,幼时曾听说山上有一道长挖得一宝杯,想不到那道长竟是师伯,但不知那宝杯现在何人之手?”

玄极道长微微摆手道:“你且听为师告诉你。我师兄得宝后,本想献给朝廷,不料却被山下一恶霸得知,威逼索宝,几次三番,我师兄因此气病而死。在临死之前,我师兄将此宝转托给山下的一老者,求他再转献朝廷。岂知那恶霸又派人追杀老者夺宝。老者被逼无奈,只好逃到宁远,把宝杯献给了驻守宁远的大将袁崇焕。”

“这么说,此宝杯现在袁崇焕手中?”

“嗯。袁崇焕深感老者的一片爱国赤诚之心,决计代转向朝廷献宝。可是不知怎的,此事却被清皇努尔哈赤得知。那努尔哈赤爱宝如命,所以这次兴兵,誓拔宁远,欲夺宝杯。启宗啊,此宝今在宁远,宁远又是你的故乡,你要速速下山,投身从戎,一则保边守土,二则保护此宝。”

“师父!”金启宗跪倒在地,泪流满面道:“几年来师父待我恩重如山,如今师父皓首银须,弟子怎忍心离开师父?愿在师父身旁侍奉天年,宁死不离师父半步!”

“启宗!”玄极道长正色道:“岂不知此宝乃是我大明国宝,若落敌手,百年之后我还有何脸面去见你师伯?你即刻下山回宁远去,为师素知宁远守将袁崇焕忠勇爱国,你去投奔他,也不枉我教你一场。”

金启宗知道师父决定了的事情是不能更改的，就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，然后和师父洒泪而别。

却说金启宗下山后，一路上晓行夜宿，不多日就来到了宁远城东约二十里的双树堡镇。此时日到中天，金启宗觉得腹内饥渴，便向镇内的一家小酒店走去。

这家小酒店里挤满了人，有的在喝酒，有的在吃饭。斜对店门的一张八仙桌，围坐着三个彪形大汉。他们一边举杯狂饮，一边大声吆五喝六地划拳行令。奇怪的是，店里虽然拥挤，可是在这三个彪形大汉的周围却空无一人，就连他们旁边的几张八仙桌，也都空在那里，没人去坐。金启宗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坐在这三人旁边的八仙桌旁。他突然发现店里的人都在用惊异、担心的目光望着他，心里立刻就明白了八、九分。他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身旁的三个大汉，只见他们都穿着棉绸小袄，黑色灯笼裤，脚蹬练功鞋，有两个敞着怀，露出腰间二寸多宽的练功带，另一个没敞怀，背上系一个红绸子小包袱。看年纪都在二十上下，看身架都象练过几年功夫。只是他们个个面带凶气，双眼喝得通红。一看便知是十足的市井无赖之徒。金启宗心中暗想：怪不得这里的人都惧怕他们，离他们远远的。我今天偏要坐在这里，看看他们会生出什么样的事端来。

事有凑巧，正在这时，一个六十多岁、浑身冻得哆哆嗦嗦的老人，跌跌撞撞地走进店门。脚下一滑，身子在一个壮汉身上蹭了一下。那正在狂饮的壮汉放下酒杯，弹弹棉绸小袄骂道：“你这瞎了眼的老狗！”说着“啪”地打了老人一耳光。可怜那矮小瘦弱的老人，顿时满面流血，摔倒在地上。这老人挣扎着站起来，刚刚说：“你凭什么……。”抬头看清了打他的是谁，立刻闭口不敢说了，急忙转身要走……不料那壮汉已经站

起，嚎叫着：“老狗，看你嘴硬！”说着，抄起桌上的酒壶，狠狠地朝老人砸去。老人“啊——”地一声惨叫，立刻头上血流如注，昏倒在金启宗脚下。

店内大乱，客人们纷纷离去。那三个壮汉见地上老人一动不动，酒也醒了一半，个个心虚地站起身，想溜之大吉。

金启宗早已怒火中烧，他一个箭步窜过去，用身子拦在门口，对三个壮汉说：“你们无故毒手伤人，难道就这样走了吗？”

三个壮汉先是吃了一惊，细一看这拦在门口的陌生人，中等身材，清瘦文弱，根本不象个能武之人，顿时壮了胆。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破口便骂：“你是哪儿来的野种，敢管三大太爷的闲事？”

“今天我偏要管！”

动手打老人的恶汉更是嚣张，他瞪圆一对红眼，叉着腰吼道：“你到了这儿也不买四两棉花纺（访）一纺，在宁远卫谁敢惹我们哥儿仨！”他用手一指那年纪最大的壮汉继续说：“这是大太爷拳王赵彪，咱是二太爷胡飞脚，那个背小包袱的是三太爷殷浑儿，你……你也不……”。

殷浑儿接过话茬，咧着大嘴嘿嘿地说：“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就你这熊样也敢在咱三大太爷的脑门上晒粪干！”说着话，他双膀一横，用他那野牛般的身子向金启宗猛力撞去。金启宗见他使出蛮力，心中不禁好笑，从容地缩身躲过，随后一伸手抓住了殷浑儿背后的小包袱。那殷浑儿已收不住脚，一头扑出店门，“扑通”一声如倒了半堵墙似的，跌在街心。背上的小包袱也挣断了，却叫金启宗抓在手里，放在桌上。拳王赵彪一见大怒，挥动双拳，使出一个“双峰贯耳”，狠狠打了过来。金启宗倏地一闪，赵彪自己的双拳相击在一块，身子不由向前扑去，笨重的身子一连撞翻三张八仙桌才收住脚步。那胡飞

脚趁金启宗不备，用尽力气朝金启宗的小腹狠狠踢去。金启宗佯装不知，并不躲闪，只是丹田沉气，暗用内功，腹坚似铁。

“啊！”只听胡飞脚一声惨叫，双手抱着脚便扑倒在地，不停地翻滚哀嚎。

这时，赵彪早已暗中抄起八仙桌上的一把酒壶，狠力朝金启宗的头上砸去。金启宗听得脑后风声，急转身伸手接住飞来的酒壶，旋即轻轻放在桌上，怒喝道：“你这歹徒，最是可恶！”赵彪一见没能打中，心下着慌，又使个“冲天炮”扑过去，金启宗倏地一闪，已站到了他的身后，只伸二指朝赵彪肋下一戳，那赵彪一声不哼，气息立闭，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

店里客人皆大惊失色，一个个挤出店门。

金启宗微微一笑，拱手施礼说：“诸位客官，请留步，在下金启宗路过此地，碰到这三个歹徒恃勇横行，无故伤人，才动手惩戒他们，凡事都包在我一人身上，与诸位无涉。”

店家老板慌忙走到金启宗面前，说：“这两个人倘若死在这儿，小店可担不起呀！”

金启宗拱手说：“店家哥哥，这两个人也包在我身上，只是需先把这老人救醒过来。”

正说到这儿，那跌在门外的殷浑儿走了进来，忙说：“大爷，我去抓药吧！”原来这殷浑儿一见两位哥哥都趴在了地上，身上的那股“牛劲”早就泄了。从街上爬起后，一直躲在门外，这时见金启宗张罗着要给老人治伤，料想不会再打他啦，这才壮着胆子走进来。

金启宗瞅了瞅殷浑儿，说：“你去抓药吧，快去，快回”。

那殷浑儿倒也知趣，一溜烟的去了。

胡飞脚坐在地上，哀求说：“请大爷高抬贵手，救我兄长赵彪一命。”

金启宗从鼻孔中冷冷哼了一声：“这个人实在可恶，等我把老人救活再说。”

胡飞脚倒也乖巧，他拐着脚，把那老人扶起。老人早已甦醒，呻吟不已。只是伤口很大，仍流血不止。金启宗把赵彪身上的棉绸小袄面撕下一条，给老人包扎止血。这老人两眼含泪，连连给金启宗拱手道谢。

这时，那殷浑儿一路歪斜着托着药跑进来，金启宗把药粉给老人敷上，重新包好。顿时，老人觉得伤口不疼，血也止住了。

胡飞脚和殷浑儿一齐哀求，请救转赵彪，那老人也搭腔说：“恩人，你就饶过他吧！”

金启宗不说话，走到赵彪身边，用脚尖朝他的右肋下轻轻一踢，只见赵彪全身抖动了一下，“啊”了一声，甦醒过来。他翻身坐起，抬眼看到金启宗在面前，吓得连滚带爬地向后躲，只是两腿瘫软无力，欲跑不能。他又急忙回身，边磕头边不住地说：“大爷饶命，好汉爷饶命！”

店老板和众客人看两个人都被救转过来，才知道赵彪是被点了穴位，众人个个咋舌叹服，又见赵彪一副狼狈样子，不禁心中窃笑。

金启宗坐在长凳上，指着三人斥责道：“如今国难当头，你们三人不知报效国家，却在这里恃勇横行，实在可恶。今天只是让你们知道点厉害，以后……。”三人一齐拜倒在地，口口声声保证以后再不以力欺人了。

金启宗手指胡飞脚道：“你打伤老人，以后需给治伤抓药。”

胡飞脚连忙把手伸向腰里说：“小人给钱买药。”可是摸了半天，一文钱也没摸出来。

赵彪和殷浑儿见此情景，忙以头触地说：“小的们今天出门没有带钱，容小的们日后回家取来。”

“胡说！”金启宗一拍桌子，喝斥道：“没钱能吃酒么？分明是想赖掉！”

店老板在一旁气愤地接茬道：“他们哪次吃酒给钱了？哼，都是嘴巴子抹石灰——白吃！”

谁知金启宗一拍桌子，却碰到了那个小包袱，便又问道：“这包袱里可有钱么？”

一提包袱，三个人吓得直咋舌头，面面相觑，神情十分慌乱。

金启宗心中顿生疑窦，又追问一句：“这里面有没有钱？”

“没——没钱。”赵彪一边摇手，一边急着回答。

金启宗拿起包袱，用手掂了掂，觉得轻飘飘的，便又问：“这里包的是什

“是——是一封信。”殷浑儿脱口而出。

“信？！什么信？”

赵彪和胡飞脚狠狠地瞪了殷浑儿一眼，殷浑儿吓得不敢再说了。

金启宗更加起疑，站起身，解开包袱要看个究竟。里面果真是有封信，信封上写着“敬请范大人亲启”。金启宗从信套中取出信，不看犹可，一看便气得心肝俱裂，“嚓啷”一声抽出腰下宝剑，喊了一声：“饶不得你们！”话音未落，但见寒光一闪，三颗人头滴溜溜滚落在地。

众客人一见出了人命，“噢”的一声便一哄而散了。金启宗把小包袱系在自己背上，脚尖一点，“嗖”地窜出店去。

那店老板早已吓得呆若木鸡，直到人们都散没了，他才慢慢回过神来，急忙去报知地保。

却说金启宗窜出店后，一溜烟出了镇子，来到一处小树林。他停下来，使自己的心气平静平静，这才暗自思忖：这封信关系重大，我需尽速送交袁大人，可是……唉，都怪自己刚才一时鲁莽杀了人，去交信必吃官司……也罢，不如等到晚间潜入守备府衙，以镖送信。想到这儿，他走出树林，找到一家农户，买了点吃的，一直等到天黑，这才向宁远城奔来。

再说金启宗顺着胡同正往南疾行，忽见前面闪出一座高大的府第。金启宗知道这就是袁崇焕居住的守备府衙，他想起刚才在春和门楼下那位朱大人说的话，不敢贸然行事，眼珠一转，疾步绕到府衙后面，身子轻轻一纵，便上了墙头。他稳了稳心神，拢拢目光，向院内定睛一看，哟，好大的一座院子，两边的配房不算，正当中的一座大厅就有十几间房子大小。

他跃下墙头，侧耳听了听，院子里很沉静。他绕过大厅向内院走去，却见眼前出现了一道月亮门儿，穿过月亮门儿是一条卵石铺成的甬道，甬道两边是花池。时值岁尾春初，花池里只有黄叶衰草。在甬道的尽头便是内堂，里面有烛光闪动。金启宗瞅准一个房檐角，提气轻身，只一纵，两手便抓住了房檐角，然后一个“倒卷竹帘”，两只脚勾住房檐角，身子往下一探，用脑袋靠近窗户，用舌尖舔破窗棂纸，睁一目，闭一目，往里一看：这是一间普通的卧室，室内的陈设简单、朴素、典雅。正面炕上铺着绣有龙凤呈祥的丝绸炕单，上面并排放着叠得方方正正的两床缎子被。屋地的中央放着梨木雕花的书案，上面除了摆放整齐的笔墨砚台外，还有一些并排立着的《孙子兵法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……等书籍，两边各有一把雕漆木椅。北面墙上悬挂着两个金笺大条幅对联，上联是：“正邪自古同冰炭”，下联是“毁誉于今判伪真”。东面墙上有一个佛龕，佛龕前的香炉里，插着一支正燃着的香，一缕青烟若断若续，袅

袅升起。在它的左边，一支红烛高烧，火苗不时地微微跳动。书案左侧的椅子上，端坐着一位妇人，大约三十多岁，面孔略显苍白，目光痴呆无神，两个眼眶上还隐隐透出一点青色，一缕散发掠过耳际，轻拂在脸颊上，看样子好象几夜没睡好觉了。屋地中央有一位身穿练鹊三色花锦官袍的男人在来回踱步。他大约也有三十多岁，骨棱棱的宽脸上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时地向北墙上的条幅扫去，高挑入鬓的眉梢微微有些抖动。金启宗心中暗道：这男人莫不是袁崇焕？那女人莫不是他的夫人？这时，屋里传出了说话声。他屏住呼吸，侧耳静听，却只听见声音，听不清说的什么话。于是他抽出右脚，用脚尖轻轻一点房檐角，接着一个“蜻蜓点水”，身子轻轻地落到地上，毫无声息。他走近窗户，隐身在墙角暗影里，这时屋里的说话声便听得清清楚楚了。他又舔破窗纸，向里面看去，只听见那妇人对那男人说：“将军，敌虏近日可有消息？”

“敌虏已兵临锦州，并且派人四处扬言，只要我献出宝杯，宁远可免刀兵之劫。”

“将军意下如何呢？”

“宝杯乃是我大明国宝，它凝聚着百姓的爱国之情，我岂能拱手让敌？再者，敌虏远来，岂是只为宝杯？许多州县没有宝杯，不也陷落了吗！”

“将军所言极是。不独宝杯，凡我大明的一草一木都不能拱手让敌。”

“夫人，那宝杯你可曾藏好？”

那女人微微点头。

那男人又道：“这我就放心了。金老汉为献宝杯，舍出了生命，我们若不能保住宝杯，怎对得起九泉之下的金老汉？想那金老汉献宝之时，我怕引出事端，没将宝杯入库，却交与夫

人保管，准备一俟边庭平静，我便进京献宝。岂料这几年边事不断，无暇抽身，此事也就耽搁下来。谁知这次敌虏竟远道索宝，轻起边事！唉——！”那男人轻叹一声，随即话题一转，问道：“夫人，今天内兄找你何事？”

那女人一听这话，眼泪围着眼珠转，哽咽着说：“家兄说他明天就要把家眷和细软送去关内，还叫我也一同随车走”。

那男人趋前一步，道：“夫人，清兵南侵索宝，宁远必战，胜负难料。他劝你去关内，并非不对。依我之见，夫人可先去关内，崇焕一人在此拚敌，也免有后顾之忧。”

听到这儿，金启宗心里暗道：果然是袁大人和袁夫人。他解下背上的包袱，取出那封信，又从怀中取出一支钢镖，将信插在镖尖上，刚要扬手发镖，忽听袁夫人在嚶嚶哭泣。

“将军差矣，自古道，夫唱妇随。贱妾虽为弱女，但自幼读书，也知纲常之理。如今大敌当前，将军一身而系全城安危，贱妾不能助夫拒虏已觉内愧，怎能在大难临头之时独奔生路呢？”

“崇焕身为朝廷守边重臣，决定以身许国，一旦城破，自死无憾。夫人虽已徐娘半老，但来日方长，何必同赴黄泉？夫人可携宝杯入关，到了京师，代崇焕将宝杯献给朝廷，崇焕纵然战死，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念夫人的恩德！”

袁夫人边哭边说：“夫君何出此言？你既以身许国，妾亦以身许君，倘若城破，你我同赴国难。”

“夫人，你……。”

“将军细想，强虏若得知将军内眷携宝入关，必定挥师尾追，那时不独宁远不保，恐怕还要将祸水引至关内，危及京师。再者，你为宁远主帅，在这大战之前，举手投足都动全城之心。倘若我离宁远，势必众说纷纭，不独有伤将军颜面，更要动军

心而摇民志。眼下士气可鼓而不可泄，民心可抚而不可丧，贱妾怎能因自身之安危而泄满城士气？”

“那么夫人当真愿与我同守宁远？”

袁夫人站起身，以手指天道：“苍天在上，当此国难之时，贱妾如怀二心，不得善终。”

袁崇焕两眼泛潮，跪下去说：“夫人为国耿耿忠心，崇焕没齿不忘，请受崇焕一拜。”

袁夫人也急忙跪下去说：“贱妾不敢。”

夫妻二人相对而跪，交头低泣，泪流到一起，心贴到一块儿……

窗外的金启宗听到这儿，心中不禁赞道：师父之言不差，袁将军果真是忠义之士，投在他的麾下，鞍前马后，也不虚度此生了。他正在暗自心语，忽然听到墙根边的枯叶微微发出一点响动，他扭头细看，只见一条黑影跳进墙内，顺着墙根直奔此房而来，身法十分快捷。这是什么人？夤夜前来干什么？金启宗正自惊疑，忽见那人窜至窗棂下，也用舌尖舔破窗纸，向里窥了窥，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。星月下，金启宗看得真切，那人穿一身黑色夜行衣，脸蒙罩布，右手持刀，向后倒退数步，然后从怀中摸出一支镖来，但见左手一扬，一道白光向窗纸上映出的人影射去，只听“啊！”的一声……

第二回：金启宗追蒙面客 袁崇焕忆献宝人

却说金启宗见那人从怀中取出镖来，心中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呀，刺客！”急忙把信从镖尖上取下揣入怀中，然后取出一支镖来。两镖在手，右臂轻轻一动，“唰唰”两道寒光，裹着一股冷风。一道寒光直奔那刺客发出的镖而去，另一道寒光直奔那刺客而去。那刺客哪料到有人暗算？只听“咣”的一声响，两支镖相撞落地，接着那刺客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左肩胛窝早中了一镖，趔趄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趁此机会，金启宗一个“怪蟒翻身”跳到了刺客的面前，手中宝剑“刷”地一下，向那刺客搂头便砍。那刺客忙举刀格开。两人在院中一来一往，厮杀格斗，只见两条人影盘旋来去。金启宗手中的宝剑幻化成一道银链，在那刺客的前后左右盘旋飞舞。那刺客因刚刚中镖，出刀并不快捷，但守得似乎甚为严密。金启宗一招“四夷宾服”，力贯右臂，剑尖上寒光闪动，势挟劲风，直向刺客的心窝刺去。谁知那刺客并不躲闪，一招“顺水推舟”，刀锋直迎剑锋而去，“咣”的一声，刀剑相交，火花迸射，但觉胸口一震，单刀差点脱手飞出。那刺客心中暗吃一惊，顿生怯意。就在这时，金启宗剑锋一转，一招“白猿献果”，剑尖又奔刺客的咽喉刺去。刺客不敢再硬接招，只把身形一矮，向金启宗的下三路突砍三刀。金启宗腿功尤长，下盘坚稳，当即挥剑下格。刺客这三刀乃是虚招，只是虚中有实，金启宗的格挡中若是稍有破绽，虚转为实，立成致命的杀招，但见他横剑守御，无懈可击，当即向前一